

逐梦高原

■傅德旺 李国涛 李 伦

服输的她开启“疯狂时刻”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个到教室，背单词、记范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到6月高考时，她的英语成绩提升到120分，并以总分581分的成绩顺利考上复旦大学。同学兼好友冯竹悠为她点赞，夸她是“黎明逐梦人”。

上大学、考研、步入社会……按照常规路线，苏比的人生似乎被定格，可她给自己划出不一样的轨迹，大学一年级结束后她毅然选择参军入伍。

“是英雄模范的事迹和教学楼的征兵横幅感染了我。”苏比说。2019年3月，学校武装部开展征兵宣传，一条写有“我爱你的一种方式就是守护一方安全的国土”的醒目标语，激发了苏比心底的参军报国热情。其实，让苏比动心的不只是征兵标语，还有参加大学国旗护卫队的特殊经历。国旗护卫队教练员张天龙曾是海军仪仗队的一员，他在组织大家队列训练的同时，常常提及自己在部队的往事，令苏比心向往之。

报名、政审、体检……一路绿灯。可当苏比把参军的消息告诉妈妈时，妈妈却犯难了。苏比的妈妈热汗姑是新疆建设兵团第3师的一名卫生员，女儿想穿军装，她打心眼儿里高兴，但苏比13岁就离家，近10年没在家乡过新年，她实在舍不得这块“心头肉”。舅舅也来“帮腔”：“当兵太苦了，怕你吃不消。”“没事儿，我能行。”见她态度坚决，家人最终按下“赞成键”。

参军到高原，家人的担心并不多。从上海到西藏，迎接苏比的首先是高海拔。火车到达西宁的时候，强烈的高原反应向她袭来。从西宁到拉萨，苏比感觉胃里已是翻江倒海。新兵适应性跑步训练，跑不到20步，苏比便掉队了。

读书期间，苏比就有写日记的习惯，

那时记录的基本都是美好时刻。来到西藏，她仍坚持写日记，只不过字里行间多少夹杂着苦涩、陌生和孤独，但在文末她又是笔锋一转，对未来充满信心，“度过黎明前的黑暗，阳光会更加灿烂……”在日记本扉页，苏比写下自己的军旅目标——岗位建功，早日入党。

虽然挨过了高原反应期，但各种不适还是接踵而至。苏比患上高原性贫血，一周下来足足瘦了7斤，被送往西藏军区总医院。在那里，她度过了21岁生日。

半个月后病愈出院，苏比感觉落下的训练课目实在太多了，她要迎头赶上。

刚开始，跑步并不是苏比的强项，新训第一次3公里测试，苏比仅仅交出“21分钟”的成绩单。苦练是唯一的捷径。苏比给自己定下目标，每次跑步进步10秒。几天下来，苏比已达到及格水平。但及格并不是班长石青涛给苏比定的目标。一次3公里考核前，班长放话：“其他人跑完带回休息，我在终点等苏比就行了。”这个“激将法”逼出最狠的苏比。那次，苏比像离弦之箭第一个冲了出去，并一路咬牙坚持，虽然最后没能拿下第一，但也创造了自己最好成绩——17分05秒。在终点，班长看着苏比会心地笑了。

苏比的“狠”在连队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战术训练，她的膝盖和肘关节被尖石磨破，鲜血与衣服粘在一起。回到宿舍，脱衣服时被扯下一块皮，她却没有任何喊叫。今年过完春节，苏比决心从“头”开始，用推子理出一头短发。站在女兵队伍里，苏比1米76的身高格外惹眼。但她最佩服的人是同年兵严婷婷，这位身形瘦小的重庆姑娘，身体蕴藏着巨大能量，3公里14分钟，单杠屈臂悬垂2分钟……身边的榜样，使得苏比不觉加快了追赶的步伐，每天给自己“加餐”：200个俯卧撑、200个仰卧起坐、

200个下蹲……

逐梦高原，巾帼不让须眉。苏比所在的高原女子飞行班操纵的是某型无人机。由于苏比身高臂长，当旅里组建女子飞行班时，她主动出任航电检测员。可拆卸组装并非易事，第一次组装体验，苏比和战友配合，耗去1个小时也没完成组装。

苦练是最好的老师。熟能生巧，苏比认这个理儿。那段时间，为练习臂力，苏比每天抱着30斤重的弹匣，来回50米冲刺。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，苏比将组装时间缩短到5分钟。

操纵无人机的粗中带细的工作。苏比在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，对无人机可谓一窍不通。在一次理论课上，教员罗东提问：“无人机飞上天，发动机突然不转怎么办？”苏比不假思索，张口便答：“不知道。”教员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上了战场，军人就没有不知道！”一席话，又刺激了苏比的神经。她开始挑灯夜战，以拥抱黎明的姿态，参照说明书、请教战友，将装备上的每个螺丝、每个部件都烂熟于心。令罗东没想到的是，苏比还把附加题做成必答题。最终，连罗东也被苏比的认真劲儿折服。

今年野外驻训即将展开，苏比又一次主动报名参加，朝着自己的军旅梦想继续奔跑。去年野外驻训，帐篷被突如其来其来的冰雹压塌，苏比和战友顶着黄豆大小的冰雹，苦战3个小时，才将帐篷重新搭好，脸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“野外驻训虽苦，但我不想让自己的军旅生涯留有遗憾。”

“梦想的旅途，我背井离乡，肩上扛的行囊，装着对未来的梦想……每逢过节的时候，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，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……”《飘向北方》是苏比最喜欢的歌曲之一，相信这个维吾尔族姑娘在逐梦高原的路上，一定梦想花开。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雪山，戈壁，戈壁，雪山。汽车在茫茫戈壁滩颠簸了十多个小时，终于到达天文点边防连。一进营区，官兵们用高原植被和红色鹅卵石拼成的“雄鸡版图”以及镶嵌其中的“祖国在我心中”6个大字，格外醒目。

车上，陪同采访的和田军分区政治工作部赵干事，不厌其烦地向我交代到连队以后的“注意事项”：下车不要往下跳，走路不要太快，吃饭不能太饱，睡觉不能太早，上厕所蹲下起来要慢一点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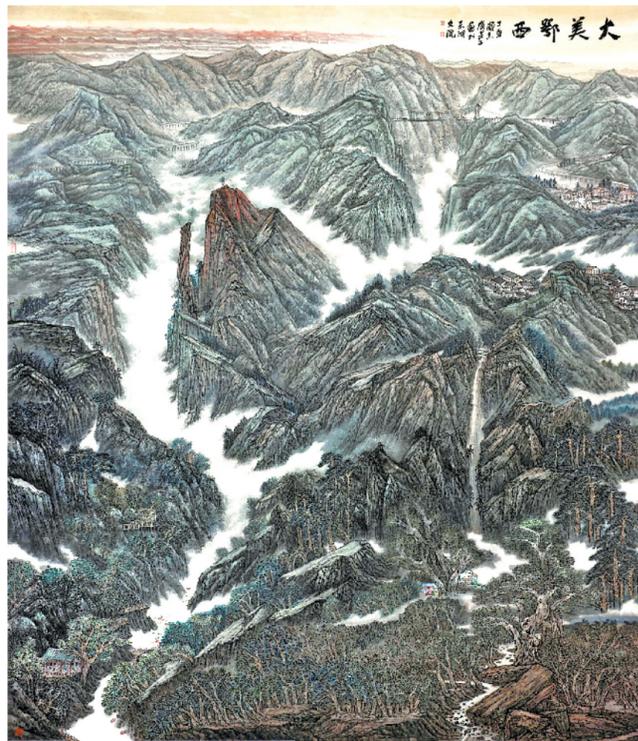
天文点，我心中向往的圣地。打开车门，我小心翼翼地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，感觉像是踩在了棉花上。十多个小时的路途，加上缺氧，顿感头昏眼花，四肢无力。但激动与兴奋，使人忘却了劳累和氧气不足所带来的种种不适，我像一个活泼的孩子兴致勃勃地跑到连队楼前合影。

连队官兵用拥抱和欢笑，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。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战友啊！有人说，待在喀喇昆仑山本身就是一种奉献。天文点海拔5170米，空气稀薄、高寒缺氧，全年7级以上的大风累计有140多天，最低气温达零下39摄氏度。有人曾经断言：人类无法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生活。但天文点边防连比这个“禁区线”还要高出670米。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彩，而哨所就矗立在群山之巅。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守防任务，一代代天文点边防官兵牢记使命、团结战斗，始终坚守着生命禁区 and 极地的哨位，把青春、鲜血乃至生命留在喀喇昆仑高原，筑起巍峨的界碑；一代代官兵日复一日地背着钢枪矗立边关，年复一年地用双脚丈量着边防线……

吃过晚饭后，连队干部提出到各班排转转。在连队楼道的阳台上、战士宿舍的窗台上，处处可见盆栽的花草，有碧绿的冬青、火红的杜鹃，还有姹紫嫣红的倒挂金钟，一盆盆绽开着笑脸，好像在欢迎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，与室外的荒漠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可以想象，战士们是怎样把花草从千里之外移栽到这里，又是怎样辛勤地浇灌培植，使它们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顽强生长。望着这一盆盆“稀世珍宝”，我似乎看到了战士们扎根高原、奉献祖国的凌云壮志，看到了战士们热爱生命、热爱大自然的美好心灵。

夜幕降临，室外刮起大风。风在吼，尘土在飞扬，电线也被刮得像狼一样“呜呜”叫。正在和我拉家常的连长李改平、指导员燕桂宾，猛然想到俱乐部窗户没关，两个人立即跑出去，轻手轻脚地把每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关好。匆忙中，李改平被一个板凳碰痛了脚，不觉叫出了声。燕桂宾问他怎么了，他连忙“嘘”了一声说：“别说话，兄弟们刚休息！”

寂静的高原、寂静的夜，躺在床上，我边吸氧边采访连队军医赵绍峰。小伙子是湖南人，前几年刚从军医学校毕业，歌唱得好，人也长得精神。小伙子在老家有个女朋友，两人感情很深，只是女方父母听说他在昆仑山当兵，说什么也不



大美鄂西(中国画) 虞曼子作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151期

魂牵梦萦青海湖

■苏军茹

一次装满4只大铁桶，省吃俭用能维持两三天。冬天，两公里外的日月山上，冰块就可以解决吃水问题。春天冰雪消融，雪水从山上汩汩而下，长长的引水管一路连到营区，算是一年中幸福时光。

青海湖的春季多大风和沙尘暴，雨量偏少，庄稼的生长只好听天由命。4月初，内地早已桃红柳绿花开似锦，而这里的土地才刚刚解冻。父亲开着拖拉机迎着料峭的春风，开始一年的耕作。远处，连绵起伏的大通山、日月山还覆盖着皑皑白雪，眼前的湖泊平和如镜，折射着和煦的阳光，美得让人心醉。青海湖海拔3000多米，紫外线强烈，父亲的皮肤很快就晒出了两坨“高原红”。

父亲至今难忘那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，就发生在这宛若仙境的地方。那天在拉水的路上，哒哒的马蹄有节奏地敲打着石子路面，父亲和老班长坐在板车两侧，悠闲地聊着天。突然，急促刺耳的喇叭声从身后传来，父亲下意识回头，但还没看清什么就感到板车在疯狂地加速，坐在左侧的老班长勒紧缰绳大声吆喝也无济于事。马受惊了。父亲知道，前面不远处就是一座狭窄的小桥，再不停下来就要撞上护栏！危急时刻，老班长一把将父亲推下马车。滚入草丛中的父亲，眼睁睁地看着马车向小桥飞奔而去。接着“噗通”一声，坠入河中。所幸后面马车上的战友奋力营救，老班长和马都活了下来。这次经历让父亲对“战友”这个词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，那就是生死关头，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把死亡留给自己。

在这之后的军旅生涯中，父亲还有几次与死神相遇的经历，但他从不惧怕，他总是说，来当兵就不要怕死，怕死干什么兵！

父亲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也发生在青海湖。那是到农场的第二年3月，副指导员来农场检查工作，看到父亲工作踏实认真，做事井井有条，很是

喜欢，就建议父亲写入党申请书。那时候，一起入伍的老乡已经有十几个人入党了，一生好强的父亲满心欢喜，认真地写了入党申请。没过多久，副指导员捎信让父亲上团里参加会议。结果一见面却被党支部书记告知，由于家庭成分问题，入党暂缓。

23岁的父亲像是被打了一闷棍，一时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。天已经快黑了，昏头涨脑的父亲在路边好不容易拦到一辆拉煤车坐了上去。一路寒风刺骨，煤渣在眼前随着颠簸一起一落，父亲脸上、身上一会儿就落满了煤屑。

时值3月，路面半冻半融，当地俗称“翻浆路”，非常考验驾驶技术。大卡车一路颠簸，躲避泥坑，谁知怕什么来什么，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还是陷进了冻土坑。父亲见状二话不说跳下车，在驾驶员的指挥下拿着大扳手一下一下砸起了冻土，谁知这冻土比砖头还硬，父亲的手被磨得鲜血直流。但此时已近半夜，就这么等天亮是会冻死人的。父亲用手绢扎住磨破的地方，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愣劲儿，硬是把冻土一点一点给敲碎了，煤车这才又继续行进。

漫天的繁星闪闪烁烁，寒冷从四面八方肆虐而来，坐在煤渣上的父亲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孤苦无依的痛。到了岔路口，父亲道谢后下车，四周黑漆漆的，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他。狼的嚎叫声从远处传来，父亲不清楚离营地还有多远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朝前走。父亲一路唱着秦腔给自己壮胆，走了3个多小时，天边已微微露出鱼肚白，远处隐约传来狗吠声，父亲的一颗心算是放下了。父亲知道，是他的大黑、二毛来迎接他了。十几只狗箭一样向父亲奔来，争先恐后围着他，又是舔手又是摇尾巴，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，那股子热情劲儿让父亲悲喜交加，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。生活啊，就是在用这样残酷的方式教会年轻人成长。

秋天的青海湖清澈明净，蓝得透亮。父亲有时会和战友来湖边散步，有时也会一个人久久伫立湖边。在父亲看来，静谧的湖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能让一切都沉静下来。

冬天是青海湖最荒芜寂寥的日子。逐水草而居的牧人撑起帐篷，安置好家当，又一次认真地面对漫长的冬季。此时，湖岸干爽，发黄的草地成了最好的冬季牧场。父亲早上把羊赶出去，自己裹着皮大衣靠着一块背风的大石头读书，《苦菜花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保卫延安》这些经典，都是在放羊间隙看完的。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就是在青海湖边养成的。

3年后，父亲从青海返回西安，先后在部队多个岗位工作。

算起来，父亲离开青海湖已经50年了，但每当说起上山打狼、破冰捞鱼、风雪天找羊的经历，父亲总是兴致勃勃，神采飞扬。作为军旅人生的第一站，青海湖涵养了他的作风，他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打下高原军人质朴真诚的印记。他永远昂首挺胸，走路像急行军，每天6点起床跑步，春夏秋冬从不间断，直到60岁因身体原因才由跑步改成散步。他要求用过的东西必须归位，需要什么，总是一步到位，从不翻箱倒柜。他永远关注军队军人，喜欢看军事题材的电影电视。即使退伍多年，他还是习惯出门前对着镜子整理着装，衬衣下摆总有一丝不苟地扎进裤子……

光阴流转，青海湖边开启的军旅生涯渐行渐远，那些美好记忆深深镌刻进父亲的生命，伴随着他人生长河的每一天。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：“连队给了我呀，勇敢和智慧，从此再也不怕浪打风吹。啊，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，一辈子都感到珍贵。”和千千万万退役军人一样，他们曾经是，也永远是共和国的军人。青海湖，也永远成为父亲和他的战友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人常说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。青海湖，即四海中的西海，其地处荒漠，偏僻遥远。父亲说，他军旅人生的第一站，正是这远离人烟的青海湖畔。

父亲是1968年入伍的，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戴上大红花，坐上解放牌帆布篷卡车，在敲锣打鼓的人群中和母亲挥手告别。坐了两天两夜闷罐车后，他们抵达西宁。一下车，刺骨的寒风呼啸在脸上划过。冷彻骨髓的大风，是青海湖留给父亲的第一印象。

新兵连3个月过得很快，对父亲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，队列训练这点苦实在算不得什么。第二年一开春，团里把新兵全部分到农场接受锻炼，父亲和其他4名战友被分到青海湖农场。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，环湖周长数百公里。湖面东西长、南北窄，略呈椭圆形，乍看上去像一片肥大的杨树叶。5个人守着一万亩地，4辆货车，两排平房。他们在青海湖边，种了整整两年的青稞和油菜。收获季节，团里会派人下来帮忙。

营房紧挨农场而建，四周没有围墙，父亲他们坐在院子里吃饭时，常看见狼群大摇大摆地从不远处路过。为了增产增收，他们又养了两百多只羊，5个人分成两组，一组种庄稼，一组放羊。为防狼叼羊，又养了十几只狗。团里又给配了4匹马。一时间，算是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。

农场伙食好，蔬菜肉食供应及时。但对年轻人来讲，这里实在太寂寞了，举目远眺，方圆80公里荒无人烟，去一趟倒淌河转运站需要骑马跑70公里。报纸和信件一星期取一次，是父亲和战友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唯一方式。老班长留下的一台收音机，嘈嘈切切总听不清，时间久了也就没人用了。吃水要去20公里外用马车拉，